

孔子学院语言教育一议*

李宇明

提要 目的语环境在语言学习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育,过去多是在目的语环境下进行的,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域外开展的汉语教育越来越多,亟需对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教育进行研究。本文认为,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教育,关键是语境补偿和激发学习兴趣,其中有微观层面的诸多技巧,但更需重视宏观层面的谋划,例如:阳性教育问题,促进汉语教育的“边学边用”问题,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同异问题,教育内容“两贴近”问题,促进汉语教育“本地化”问题,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问题等。这些方面的谋划不仅关乎汉语教育,也关乎汉语的国际传播,乃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大问题。

关键词 汉语;第二语言教育;语境补偿;兴趣激发

汉语在历史上曾是东亚的“国际语言”,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成长中,发挥过甚至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汉语也曾经以书面语的形式传至西洋,形成独特的汉学,历史上的西洋汉学与当今的“新汉学”、中国学结合,在西方乃至世界学坛都有一定的地位,产生了新的活力。汉语也曾随着华人船只游向南洋等地,并在华人华侨聚集地立足发展,成为今天的海外华语。

语言在非母语人群中传播,似乎从来就与国力密切相关。汉、唐与明朝,国力强盛,文化先进,中土礼制、文物对周边具有巨大魅力,他们纷纷来朝来学,汉语也随之远播。清末以降,国势日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淡化汉文”竟成一时之趋。越南废除一度使用的汉字,创制、推行拉丁字母式的越南文;日本虽然仍在假名中夹用汉字,但是减少了汉字字量;朝鲜和韩国用谚文代替了汉字,虽然韩国现今还夹用一些汉字。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一批批新华人走到世界各地,为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汉语注入了新活力,并逐渐使唐人街由汉语方言流变为普通话,同时也有了举办汉语学校或汉语夜校的需要与行动,以期在华人子弟中保存汉语和汉文化之根。与之同时,中国经济以世人始料不及的方式持续发展,汉语对世界重新具有了吸引力,世界对东方巨人刮目视之时,也在逐渐关注汉语、学习汉语,就连曾经“淡化汉文”的邻国也在重新审视汉语,加强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日文还增加了使用汉字的数量。关注汉语、学习汉语的世界大潮方兴未艾,就目前趋势看,汉语可能比历史上走得更远,能为世界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12&·ZD173)、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AHA120009)的支持。

便是这滚滚大潮中的一支洪流。

孔子学院现象,孔子学院事业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进行观察研究,本文只对它的语言教育问题稍作一议。

一 目的语环境与非目的语环境

1.1 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教学

在讨论问题之前,需要对“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教学”三个概念稍加解说。

语言学习与语言教育是大致相近的概念,语言学习侧重于从学习者的角度看,语言教育侧重于从教育者的角度看。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大体相似。研究对象都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各种因素,研究目的都是要最大可能提高语言学习质量。它们探索的都是语言学习规律,换言之,语言学习规律是语言学习者、语言教育者应共同遵循的规律,语言教育是以语言学习规律为理论基础的。正因如此,本文在使用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这两个概念时,并不做刻意区分。

但是语言教育与语言教学却是不同的概念。语言教学主要是教师、学生、教室、教材、教法、教学评估等若干教学因素的互配互动,当前的语言教学现状,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外加一些课外活动。而语言教育的外延相当宽泛,一切对语言学习能够发生积极影响的人与事,都会纳入语言教育的视野。如此说来,语言教学只是语言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它是重要的甚或是主要的部分。如果教育者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语言教学上,忽视其他教育因素,那将是狭隘而有害的。故而本文非常注意区分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两个概念。语言教学主要指课堂教学。语言教育都包括哪些内容,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追究。当今之时,当今之世,教育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哪里是语言课堂?什么是语言教材?谁是语言学习的帮助者?

1.2 第二语言教育的两种类型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分类都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分类是有特定目的、用一定标准操作的。语言教育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能够得出各种类型。本文分类的根据是“学习是否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据此可将第二语言教育分为两类:一、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育;二、非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育。

学习是否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对语言教育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儿童第一语言发展模式公认是人类语言学习中最有效的,当然也是语言科学的难解之谜。儿童心智尚未充分发展,无专门的语言教师和语言教材,语言学习条件远不如成人第二语言学习“科学”,但却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熟练掌握一口口语,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第一语言发展的内部机理,不同学派有不同解释,相关著述颇丰,然而都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儿童是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中习得语言的,父母、幼儿教师等的语言帮助固然有效,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十年来,曾经发现多个“狼孩”的案例,这些从小由狼抚养、在狼群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了狼的许多习性,但没能掌握人类的语言。即便后来回到了人类社会,并接受专业人员的语言教育,其语言发育仍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有学者曾经幽默地感叹,儿童就是上帝造来专门学习语言的小机器;但是狼孩的事例表明,当这个“小机器”离开了汪洋大海般的语言环境,也难以习得语言。

第二语言学习,学习者的心智都比儿童发达,并有获得一种语言的经验,甚至还掌握了不少语言知识,语言教育的条件都是“科学”配置的,使用着专家编写的教材,教师养之有素,还有

辞书、网络等学习工具可以利用。尽管如此,其学习进度和语言水平罕见达到第一语言水平的。其因众多,两种语言学习的环境不同是其要因。

第二语言学习囿于课堂之弊端,业界已有不少讨论。第二语言学习需要课堂,但更需要课堂之外的语言生活,为此不少学者把第二语言学习也径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中国的外语教育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外语教育,可谓“社会重视、教师专业、学生努力”,但却责难不断,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批评所学外语是“哑巴外语、聋子外语”。外语教育的窘况也可作多因分析,但“中国没有外语生活”、中国人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外语的,这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的外语教育,可为此佐证。

1.3 语言环境对语言获得的影响

语言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巨?

第一,语言学习,学习的不是语言学知识,而是语言运用能力。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存于语言生活中,用于语言生活中。语言不是词语的堆砌和句子的串合,词语、句子、句群的组合需要在语境中实现,需要依据语境来理解其意思,明确其指称,消解歧义,把握各种言外之意,体会语言之妙之美等。语言研究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对于语言的认识,特别是对语言与语境的匹配关系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教科书因各种限制,不仅不能把语言学的已有认识囊收无遗,反而是挂一漏万。因此,语言学习必须依赖语言实践,必须在语言生活中获得语言运用能力。

第二,话语如人,说话都表现出一定的风格。语言风格本无优劣,就看是否与语境匹配。比如“设问句”,并非一般教科书所述“无疑而问、自问自答”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社会学上称之为“权势关系”的特点,基本上用于“上对下”;如果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使用设问句,就不合适。(李宇明 1993)

语言还是行为,需要遵循语言伦理。比如“谎言”,是语言伦理学的批评对象,但若出自童稚之口,若是医生出于病理需要对绝症病人隐瞒病情,若是军事双方斗智斗勇,谎言则不仅不违背语言伦理学,还会看作是道德的、聪慧的。

语言风格、语言伦理等等,虽然可以通过学习得其大要,但要时时用妥、事事用妥,非得大量的语言实践不可。

第三,语言与文化密如漆胶。语言运用离不开其所依存之文化。举三个方面的例子:

甲、词语构造与组合深蕴着文化,比如可说“上京、下乡、下厨房、南下、北上”,但不说“下京、上乡、上厨房、南上、北下”;“上、下”的使用蕴含着民族文化的“上下观”。

乙、语言中有许多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话套子”,比如见面打招呼、分手告别、节日问候、赔礼道歉等等,都有成套的话语模式。这种话套子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民族风俗的一部分。

丙、语言负载着各种文化信息,不管是口谈还是笔谈,都是为了交流文化信息,传递生活情趣。理解这些信息与情趣,需要了解文化。

所以,学习语言,用好语言,必须在环境中体验文化,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微妙关系。

第四,语言学习需要足够量的输入和输出。不管何家何派的语言习得学说,都无法否认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输入和输出必须有足够的量,其意并不仅仅是在强调量,而是有了足够的量,才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语言交际状况,从而体验、学习到语言交往的各种技艺。

当然,笔者认同的语言学习理论并不是“环境决定论”,但的确应看到语言环境在语言学习中的“不可或缺”性。对于第二语言教育,语言环境就更加重要,重要到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地步。

二 语言学习环境补偿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历史上早就存在,但外国人学习汉语古来就是到中国来,他们是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当然,历史上也有海外教授汉学的,甚至有汉语学校,但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我们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经验、模式、教材、理论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目的语环境基础上的,适应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但是,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汉语教学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由“对外汉语教学”阶段发展到了“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非目的语状态下的汉语教育也就提上了事业发展的日程。

孔子学院有诸多文化教务,但语言教育是其基本的教学业务。孔子学院的语言教育,基本上属于非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育。因此,教学中首要考虑的,就是千方百计给学习者以目的语环境补偿。语言环境补偿可从三方面考虑:

1. 虚拟语言文化环境

校园、教室、宿舍、饭厅等学生生活之处,尽量设置一些中华文化元素。中华文化元素的设置,既要多用可触可感之实物,还要尽量开发利用视频、网络、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途径。虚拟环境的设置,要有互动性,强调体验性。若有可能,还要利用周边的中华文化中心、华人社区、华人家庭等,来增加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切身感受。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环境虚拟、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语言教学和语言交流。

2. 教育内容“两贴近”

教育内容也可看作语境的一部分,要首先注意贴近中国当代生活。让学习者更多了解当代中国,多谈论中国的文化、制度、生活、风光等等;鼓励学生通过“中国之声”以及中国的电视、电影、网络、微课来学习语言。这种“贴近”,学生所见之人、所触之物、所听之事都更接近于当代中国;从长远看,学习者一旦来华,就能够情景再现,迅速融入中国生活,参与中国事务。目前的情况是,情景布置和教育内容都较为重视“古代中国”和“民俗中国”,这种情况应逐步改进,增加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教育内容的第二个“贴近”,就是贴近学习者的现实生活,帮助学习者用汉语来谈论当地的人人事事及其历史文化。韩国有所孔子学院,指导学生用汉语排演《春香传》,还到中国高校演出,效果很好。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师,在研究如何让学生用汉语表述澳洲生活。这种贴近,使学生可以学而能用,学而即用,把课堂汉语带入现实,并可能通过有效引导在一些地区形成“汉语生活”,为学习者“新创”目的语环境。英语在世界的传播,其实就是不断在世界各地发展英语生活,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都是英语不断“本地化”的结果,也是英语不断世界化的前车之辙。学习内容的这第二个“贴近”,发展下去就要求汉语教科书的“本地化”,进而是汉语生活的“本地化”,这是非常值得探讨和实践的。

3. 重视文化的同与异

世界文化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文化之间既有同也有异。第二语言教学往往强调异而忽视同,因为文化差异容易产生交际障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历史,大约也多在强调文化之异。过分强调异,可能会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什么都跟他们不同,长此以往,可能会扩大中外

的文化鸿沟。

共同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有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在中国立志走向世界的当今,在讲文化差异的同时,也要重视讲“同”、讲“通”,比如爱好和平、相互帮助、男女平等、公平正义等等。古代儒家的进取精神,老庄的天人一体观念,墨家的“兼爱”思想,都与人类思想有共通之处。特别是《礼记·礼运篇》,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更体现了人类许多共同的追求,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第二语言教育中处理好文化的同异关系,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目的语补偿”。同时,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孔子学院平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措施。

在讨论语言学习环境补偿时,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第一种补偿,其实第二种、第三种补偿,更为深刻,更为长远。这两种补偿所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方法,而是涉及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涉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

三 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

兴趣是最为巨大、最为持久的学习动力。而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汉语,兴趣极易衰减;激发学习兴趣并使之持久不衰,十分重要也十分不易。

3.1 把汉语教得有趣

汉语的许多字和词语的背后,都往往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比如“人、言”为“信”,二人相“从”,三人成“众”,“小、土”作“尘”,水(氵)出眼(目)为“泪”等等,都是教字理、教文化之有效方法。但是,也常见不按字理、乱解汉字的,如“自大多点”就是“臭”的说法,便属此类。“臭”乃“嗅”之本字,上为“鼻”之省,狗的嗅觉最为灵敏,故会意成字;“臭”与骄傲自大不沾边。

有些成语典故,也能讲得有趣,传播出文化正能量,如“同舟共济、完璧归赵”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不过讲成语典故也要注意文化差异,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之类,显得蠢笨;“凿壁偷光”本是鼓励人勤奋好学,但外国学生往往会觉得奇怪,他们会认为,为了自己读书而凿穿邻家墙壁,太不道德了。

语言课容易讲得枯燥,汉字常为学习者的“拦路虎”。怎样把汉语讲得有趣,需平时勤奋积累,比如讲送气与不送气在汉语中有别义作用,就可举“肚子饱了”和“兔子跑了”的例子;讲“多少”的歧义,可用“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的例子。当前的网络、短信、微信中,有所谓的“汉语托福”题,不少例子都可选用。

3.2 讲究阳性教育

阳性教育就是使学习者有成就感。西方社会重视个体发展,对待考试成绩的态度也与我们有别。在我们看来,门门90分以上才能满意,而在西方人眼里,只要孩子有进步、有特长就值得称赞。他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多是感觉良好的“成功者”;而我们的教育,常使学生感到“挫败”。在教育理念、教育态度、教育方式等方面,都要用阳性教育的眼光重新审视。

保持学习兴趣,使学生有成就感,与教育难度密切相关。理论上讲,教授知识的难度应在“N+1”的水平上。N是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N+1是学生学习上的最新发展区,知识上的最新生长点,因而也是学习的兴趣点。

寻找N+1,是教师的本事,其实也是人类的“天性”。父母与孩子的交谈称为“儿向言语”,儿向言语基本上都在孩子语言发展水平的N+1处。当孩子还不会说话时,父母总爱使用重

叠词,如“爸爸、妈妈、糖糖、帽帽、鞋鞋”之类。这些重叠词,有些是成人语言中有的,有些则是自造的。成人的称谓系统有许多重叠词,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爷爷、奶奶”等,这其实就是儿童期“遗留”给成人的语言财富。成人向呀呀学语的孩子发问,最常用的格式是“名词+呢?”,比如“爸爸呢?妈妈呢?帽帽呢?糖糖呢?”。随着孩子语言的发展,儿向言语的水平随之发展,始终与孩子的语言水平保持着N+1的距离。即使没有做过父母的成人,顷刻即可用N+1的水平与孩子交谈。儿童能够用五六年的短暂时间习得母语,与成人语言的步步引导应有重要关系。

但是,一进入教学状态,教师就似乎丢失了“天性”,教学的依据主要是语言学和文化学。这些知识结构当然有利于教学,但也可能产生误导,使教师忘记寻找,或是干扰寻找学生N+1最新知识发展区。及时寻找学生的最新知识发展区,会使学生学有所得,保持着学习兴趣。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阳性教育。

3.3 边学边用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使用语言,是“以言行事”。儿童学习语言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边学边用”。而外语学习最常见的情况是“学成才用”,甚至学成了也不一定派上多大用场。学好一门语言需要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年八载,若无特定的学习动机,若无巨大的学习动力,实难承受如此之长的时期而不中途辍学。中国是英语学习大国,但却是英语使用小国,学校之外几乎没有外语生活,除了升学晋职、出国留学、阅读一些专业文献之外,罕有用到外语的地方。学而无处用,浪费何其大!而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的英语学习就不同,那里有英语使用环境,可以在学中用,学一点就能用一点。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能够做到“边学边用”至关重要。比如学了500字,就能阅读一些中国时政要闻;学了1000字,就能阅读不少中国历史文化故事;学了2500字,就能参与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事务等等。这需要进行专门研究,需要有专门机构对中文原文献进行改写,需要有关方面通力协作。学多少就能用多少,是保持学习兴趣的最佳途径,也是语言教育效用的提前发挥。

3.4 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

语言的学习价值与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关系密切。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千差万别:有理性的,有感性的;有文化的,有经济的;有学术的,有求奇的……这些动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汉语的学习价值。注意了解学习汉语的动机,善于肯定学生的学习动机,并要不失时机地将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向理性方向转化。

学习一种外语,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大,人们为何要花如此之大的成本来学习汉语?清朝末年,甚至到1949年前后,全世界已少有外国人学习汉语,应当说那时的汉语已不具有太大的学习价值。今天那么多人愿意学习汉语,是汉语有了较高的学习价值。汉语的学习价值是怎么增减的?汉语当今有哪些学习价值?这需要进行调查分析,更需要全面扩大汉语学习价值,设法创造新的汉语学习价值。

任何语言都有价值,即便是今人已经不用的拉丁语,也有研究价值。语言有价值,就有人去学习,于是便产生了学习价值。只具有研究价值的语言,其学习价值是有限的,只有学者去学习它;而社会应用广泛的语言,才具有较大的学习价值。弱国之语言,尽管可能有悠久的历史,但学习价值并不大。国家强盛,其语言便具有了潜在学习价值,但要把潜在学习价值开发出来,成为显性的学习价值,则需要有全局性的谋划,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有效举措。就汉

语而言,扩大其学习价值的谋划与举措,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争取汉语作为更多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签署各种国际协议应要求有效的汉语文本;中国的出口商品要有汉字标示和汉语说明书;多用汉语招待外国记者;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位,应逐渐要求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和进行答辩;要帮助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寻找较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等等。

不同年龄、不同国度的人,汉语学习动机可能有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成人比较实惠,更关心生活和就业;儿童则天真烂漫,中国文化的神秘、中国教师的漂亮,都会成为儿童学习汉语的动机。有着华人血统的人群,日本、韩国等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对汉语学习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热情。此外,在扩大汉语学习价值的过程中,舆论也很重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少国家的父母都感到或从舆论中感到,不学汉语,后代就可能减少竞争力,所以汉语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的主要外语之一。

四 结语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进行的第二语言教育,教育难度较大,积累经验较少,理论准备不足。语言学习同其他科学门类的学习有很大不同,它对于目的语环境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所以,要提高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率和水平,进行目的语的语境补偿、激发与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异常重要。

语境补偿、兴趣激发,有微观层面的诸多技巧,但更要重视宏观层面的谋划。比如阳性教育问题,实现汉语教育的“边学边用”问题,处理好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同异问题,教育内容“两贴近”、进而促进汉语教育“本地化”问题,充分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问题等。

当然,学习环境的补偿,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鼓励外国学生来华进修或体验,了解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汉语生活。

参考文献

- 毕继万 2009 《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崔希亮主编 2007 《汉语教学:海内外的互动与互补》,商务印书馆。
- 戴曼纯、刘润清等 2012 《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菲利普森 2000 《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郭 熙 2012 《华语研究录》,商务印书馆。
- 科琳·贝克 2008 《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翁燕珩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光耀 2011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海峡时报出版社。
- 李英姿 2013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 1993 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
-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刘 珣 2000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鲁健骥 1999 《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鲁子问等 2012 《外语政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卡普兰、小查理德·巴尔道夫 2014 《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梁道华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迈克尔·拜拉姆 2013 《从外语教育到跨文化公民教育》,韩慧等译,外文出版社。
-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2011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苏·莱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

- 王 辉 2010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建勤主编 1997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吴应辉 2013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
- 张西平、柳若梅 2008 《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赵金铭 2012 《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周玉忠主编 2011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Education at Confucius Institutes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learning. Educa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as often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e past. With the focus from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 abroad develops faster and faster, which requires studies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non-target langu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learning interest should be triggered and the environment be compensated in such case. Many skills can be mastered from micro-level while the attention should be especially attached to from macro-level, such as positive education, enhancement of using Chinese language while learn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ino-foreign cultures, appropriateness of language contents,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improv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ll the planning involves not only the Chinese education itself, 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ven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to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interest triggering

(李宇明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

(责任编辑 高晓虹)